

天啊！这小妮子真是单“蠢”得可以——
竟然看不出他这个“平胸花魁”，
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“男儿身”！

30

紫情绳

情话

030

第一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春秋

紫情绳

紫情

春

内容简介

天啊！这小妮子真是单“蠢”得可以——

竟然看不出他这个“平胸花魁”，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“男儿身”！敢情她不知道除了动物之外，人类也是可以“雌雄同体”的吗？就算她眼拙的看不出，那用手触摸也总该感觉得出吧——谁知她摸了半晌，也找不出任何“疑点”，他那一招“变男变女变变变”可是使得得心应手——

瞧！她这下不是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——任由他假借“治病”之名，行“轻薄”之实……人家是上一次当，学一次乖，而她却是连误上了贼“床”还不自知，以为他在和她大玩“看诊游戏”？！

既然如此，她就别怪他违反游戏规则，不顾医德的将她由“体外”搬上“体内”给兜个底朝天、彻彻底底的“诊治”一番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情绳/春秋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1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34-7

I. 紫…

II. 春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37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34-7/I·23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楔 子

自古以来，春暖花开是为出嫁的最佳季节。

暮春三月，正是烟雨迷蒙的扬州城，每逢此时，街巷胡同到处可见打扮得喜气洋洋的媒婆、喜娘穿梭其中。而说到媒婆，又以东大街的水大娘和刘大婶为个中翘楚，偏偏两户比邻而居，往往一照面就是相互较量所牵成的姻缘红线，到后来俨然变成针锋相对的死对头。

水大娘名红线，早年丧夫、育有四女，名水漾橙、水漾绿、水漾蓝、水漾紫，年龄分别为二十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，个个貌美如花却犹待字闺中，这个消息自四女及笄之后，上门前来求亲之人便络绎不绝，几乎快踏破水家的门槛，偏偏个个在水家供奉月下老人的神桌前掷绳以求订婚之人，竟无人掷得绳圈。

就这样四女的婚事延宕至今，到现在已是门庭渐稀，她们倒也乐得无须婚嫁去侍奉公婆。

这日，扬州城难得无丝雨飘落，晴空万里。在生活算是平静的水家却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——

起因是水大娘一大早就出门说媒，谁知回来硬是不凑巧地撞见了刘大婶，两人如同往常般斗嘴，岂知这回水大娘说完话，前脚甫踏过门槛，后脚人就莫名得晕厥过去，当场吓得在厅堂中的四女个个花容失色、手足无措。

一阵手忙脚乱后，终于将水大娘扶回房内的绣榻上，请来大夫开了帖药方，就这么等呀盼的，水大娘总算在四女的期盼下幽然醒转。

“娘……”四女围在床前，莫不欣喜得唤了声。

孰料，水大娘脸色沉重地开口打断她们的话，“澄儿、绿儿、蓝儿、紫儿，娘决定不再帮人作媒牵线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四女闻言皆错愕地惊呼出声。

“你们先出去吧，娘累了，想好好歇息一下。”水

大娘不理睬四女的惊愕，只是平静地赶她们出房。

“娘……”四女面面相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偏偏水大娘仅是闭上眼睛，来个相应不理，四女见状只得欠身退离房内，故事于焉展开……

第一章

水家花厅内，一片愁云笼罩。

“大姐，你认为娘是认真的吗？”水漾绿抬眸望向倚在窗前凝思的水漾橙。

“唉，二妹，娘这回若不认真，就不会被刘大婶给活活气晕，可见刘大婶真的说成了知府公子和秦家小姐的婚事。”水漾橙幽幽地从冥想中回过神来，然后微蹙蛾眉地轻喟一声。

“秦家？难道就是那个以航运起家，素有‘南船’之称的秦家吗？唉，那刘大婶这回的红包不用说一定很大包罗，难怪娘会气得昏倒，我记得上回知府公子来托媒，结果不知为何被娘给轰了出去。”素来直言不讳的水漾蓝吐了吐舌头，这对好面子的娘而言不啻是最大的打击。

“蓝姐，不就是一桩名门婚事，娘犯不着因此收起红绳、不再为人说媒吧？”水漾紫偏着头，不解地提出心中的困惑。

“小妹，这你就错了，如果牵成红线的不是刘大婶，那这桩婚事就真的只是一桩平常的名门联姻罢了，偏偏牵成的人就是刘大婶，你想想这对娘是一个多大的侮辱，看来娘这回遭受到的打击比以往来得严重，否则她不会心情恶劣到不想同我们说话。”对么妹天真烂漫的看法，水漾蓝无法苟同只是摇摇头。

“三妹，其实我倒认为娘只是一时气话，毕竟咱们家靠此为生，娘不可能真的收手，只是娘操劳奔波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我们姐妹四人拉扯长大，现在该是我们报答娘，让娘好好享享清福的时候了。”水漾橙若有所思地提出她的看法。

“大姐说的是，我绣得一手好女红，可以马上去绣庄拿点绣品回来缝制。”水漾绿立刻赞同。每每看娘为人说媒牵线东奔西跑，让她这个做女儿的着实不忍心。

“大姐，我可以托福婶帮我拿些衣物回来洗。”水

漾紫亦加入行列，她虽然年纪最轻，可是什么粗细活都会做，多少可以帮助家计，不至于成为一个只会浪费米粮的废人。

“大姐，我写得一手好字，我可以……”水漾蓝亦不落人后地跟着说起，她也想为这个家尽一份心力。

“都别说了。”水漾橙微扬起嘴角，大家都一心想为这个家贡献微薄心力，她这个做大姐的着实感动，只是她心中另有打算。

“大姐。”三女皆错愕地看着她。

“你们的主意很好，可是我想这不是娘所希望……”水漾橙缓缓朝供桌上所供奉的月下老人瞥了一眼。

“娘的希望——”三女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随即了悟地对望一眼。

“绿儿、蓝儿、紫儿，让我们四姐妹帮娘争取扬州城第一媒婆的荣耀，好吗？”水漾橙突然严肃地转过头看向她们，她深信“姐妹一心、其力断金”；无论如何，都要帮娘扬眉吐气一番。

三女相互对看了下，然后一起朝水漾橙伸出手。

水漾橙感动得伸出手覆盖其上，四女双手紧紧地握着，心在此刻亦紧密地连成一块，因为从此刻开始，她们四姐妹要联手出击，而第一个人选自然是挑扬州城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下手。

长春河畔，花红柳绿，南面遍植荷花，西面桃花耀眼、灿若云霞，白日文人骚客伴游必经之处，一到夜晚则是风雅人士寻花问柳的销金所在，其中又以秦楼、楚馆的姑娘为花娘之最。

今日甫过晌午，秦楼犹深锁的红漆大门前，来了一个老妇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小丫头，这个画面不是挺稀奇，因为在这条街上每隔个几天就可以看得见。

只听得一阵哭声随风传过，“大姐，人家不要去妓院啦，呜……”

真是怪哉，明明就是一老一少，这少的怎会唤老的为大姐，事情似乎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。

“紫儿，我们不是说好，要帮娘争取本城第一媒婆

的荣耀吗？”老妇无奈地开口说话。

紫儿?! 敢情这小丫头就是水家的幺女水漾紫，瞧她装扮成十一二岁的女孩儿，头上还梳着两粒像馒头似的发髻，就见她眼眶发红，哭得好不凄惨。即使当朝民风开放，可女子首重名节，万一传扬出去，她可就真的许不成好人家了，莫怪她两管眼泪还挂在脸颊上。

那不用说，这老妇就是水家长女水漾橙所乔装的，而两个黄花大闺女，一个乔装成六旬老妇，一个假扮十一二岁女童，一老一少来到秦楼这烟花之地，她们究竟想做什么呢？

难不成姐妹俩是来此地如花妓牵线作媒吗？事情看来好生古怪……

“可是……呜……大姐，紫儿好怕嘛……”水漾紫哭得抽抽噎噎，一想到自己将被卖进这公子哥儿寻欢作乐的销金窟，她就怕得浑身轻颤不止，原有的“雌”心壮志到此是彻底宣告瓦解。

“紫儿，大姐晓得，假若你真的害怕，不如我们这

个计划就此打住，虽然这是查到‘南船’秦绝焯最快的途径，但大姐怎么舍得让你去冒险。”水漾橙不忍心地看着她泪痕斑斑的粉脸儿，幺妹可是她们手掌心的一块肉，若真有个什么闪失，她就算是死都不会原谅自己，计划决定之初就觉得过于冒险，现在——更是觉得万分不妥。

她凝视着水漾紫，那纯真的脸蛋儿和毫无城府的心地，在这种风月烟花之地，实在是危险至极，若非她的模样装扮起来较有青涩女童的味道，老鸨暂时不会动她的主意，否则她再斗胆亦不敢拿幺妹的名节来涉险。

“呜……大姐，可是我们不就是没法子好想，才来这儿的吗？”水漾紫闻言心喜之余，一块大石却无端端搁上心头，比先前的怯惧更衬显得不安与沉重。

“是呀，不过不打紧，法子是人想出来的，大姐就不相信不来秦楼就查不出南船的行踪，再说南船不行，还有东古、西书和北绣呀。”水漾橙微笑地为她和自己打气，情绪却禁不住低落，因为现实是她们四个姑娘

家，对外一无交情、二无背景，想要探听到名震江南四霸天的四大公子行踪，根本就是难如登天。

就连名扬江海的南船秦绝焯会出现在秦楼，还是刘大婶日前和邻人夸耀时说漏了嘴，否则她们根本就不知道秦楼的当家花魁顾盼影，就是秦绝焯的红粉知己之一。

而且，若非秦家小姐婚事在即，要不行踪飘忽不定的四大公子，何时会回到扬州城都无人知晓，所以她们才在南霸天秦宅府邸守株待兔，只是连着几天下来成效不彰，因为他出入有护卫相随，她们虽是乔扮成男子却仍近不了他的身，更遑论探查他喜欢哪家千金小姐，或是中意的佳人典型。

至于东霸天谷靖煊、西霸天晋煜和北霸天冯肆晔，或许秦家小姐大喜之日时会露脸吧，毕竟四霸天的头衔乃当今天子亲赐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耀，再加上四霸天均宅落扬州，悉闻天子不时微服出游造访，更是带给地方无限光辉，所以四大公子彼此之间该是互有往来才是。

“大姐，我、我还是进去吧。”凝望着水漾橙强颜欢笑的样子，水漾紫在心中责骂自己的不懂事和无用，就是毫无法子可想，她才会来到这里，结果——

她必须振作起来，因为她可是姐姐们最后的希望，亦是她表现自己的好机会，总之，她不想让她们失望。

“紫儿……”水漾橙错愕的望着她突然用绢帕擦掉脸上的泪痕，眸中坚定的眼神一扫先前的惧意，一瞬间让她觉得这个么妹长大了。

“大姐，我会尽量接近顾姑娘，然后一有秦公子的消息，我会尽快通知你们。”心中纵然对妓院仍有些惧怕，但一想到自己身负重任，一股力量奇异地在心底萌芽，水漾紫不禁扬起嘴角，说不定她这水家最小的女儿反而先立大功，娘若晓得一定会深深以她为荣。

“紫儿……”水漾橙感动得说不上话，为紫儿的懂事体贴顿觉鼻头微酸。

“大姐，紫儿会很努力地打听秦公子的喜好，你们也要努力喔，让我们一起来帮娘成为扬州城第一红媒婆。”水漾紫猛地握住水漾橙的手臂，“大姐，我们快

敲门吧。”趁自己满腔热血、勇气十足时断了回头路，那么就算后悔亦无可奈何，如此一来她不拚命都不行，虽说她的心里还是有点怕。

“嗯，紫儿。”水漾橙点点头，是的，她们一定要努力。

就这样，水漾紫被卖进秦楼做婢女，签下一年的工作契约，专司清洗花娘们的所有衣物和帮忙厨房处理膳食，由于二姐水漾绿精于布帛绣品，自小在她的指点下；对花娘们质料柔软精细的服饰处理起来，还算得心应手。

举凡送返花娘们的衣物非但未有丝毫损毁，反而崭新如初购，再加上从大姐水漾橙那儿学来的好手艺，特别是她喜食的糖果糕点，前些日子嘴馋，一时忍不住就偷偷下厨，孰料被厨娘何嫂逮个正着，结果此后，花娘们的午憩茶食、甜品就全由她负责。

唉，莫名得多出一项工作，唯一可欣慰的是，从那日后，她的名声就在秦楼造成回响，她的足迹亦由